

曹文轩 著 Hei Sentin

黑森林

曹文轩
小说精品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曹文轩小说精品屋

黑森林

曹文轩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森林 / 曹文轩著.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2. 1

(曹文轩小说精品屋)

ISBN 978-7-5019-8248-6

I. ①黑... II. ①曹...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1142 号

责任编辑: 王丽雅

策划编辑: 赵 强 责任终审: 劳国强 封面设计: 北京双口余
版式设计: 北京双口余 责任校对: 李 靖 责任监印: 马金路

出版发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北京东长安街 6 号, 邮编: 100740)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8

字 数: 61 千字 插页: 8

书 号: ISBN 978-7-5019-8248-6 定价: 19.80 元

邮购电话: 010-65241695 传真: 65128352

发行电话: 010-85119835 85119793 传真: 85113293

网 址: <http://www.chlip.com.cn>

Email: club@chlip.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邮购联系调换

111542E1C103ZBW

水边的文字屋——代序

曹文轩

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有时，几个孩子一起做，忙忙碌碌的，很像一个人家真的盖房子，有泥瓦工、木工，还有听使唤的小工。一边盖，一边想象着这个屋子的用场。不是一个空屋，里面还会放上床、桌子等家什。谁睡在哪张床上，谁坐在桌子的哪一边，不停地说着。有时好商量，有时还会发生争执。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情景。屋子盖起来了，大家在嘴里发出噼里啪啦一阵响，表示这是在放爆竹。然后，就坐在或跪在小屋前，静静地看着它。终于要离去了，孩子们会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很依依不舍的样子。回到家，还会不时地惦记着它，有时在过了一阵子时间后，又跑回来看看，仿佛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到外面的世界去流浪了一些时候，现在又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屋子、他的家的面前。

我更喜欢独自一人盖屋子。

那时，我既是设计师，又是泥瓦工、木匠和听使唤的小工。我对我发布命令：“搬砖去！”于是，我答应了一声：“哎！”就搬砖去——一边忙碌一边不住地在嘴里说着：“这里是门！”“窗子要开得大大的！”“我要睡一个大大的房间！窗子外面是一条大河！”……那时的田野上，也许就我一个人。那时，也许四周是滚滚的金色的麦浪，也许四周是正在扬花的一望无际的稻子。我很投入，很专注，除了这屋子，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那时，也许太阳正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上，也许都快落进西方大水尽头的芦苇丛中了。终于，那屋子落成了。那时，也许有一只野鸭的队伍从天空飞过，也许，天空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派纯粹的蓝。我盘腿坐在我的屋子跟前，静静地看着它。那是我的作品，没有任何人参与的作品。我欣赏着它，这种欣赏与米开朗基罗完成教堂顶上的一幅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后的欣赏，其实并无两样。屋子，作品，伟大的作品，我完成的。

再后来就有了一种玩具——积木。

一度时期，我对积木非常着迷——更准确地说，依然是对建屋子着迷。我用这些大小、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建了一座又一座屋子。我可以不停地盖，不停地推倒再盖。我很惊讶，就是那么多的木块，居然能盖出那么多不一样的屋子来。除了按图纸上的样式盖，我还会别出

心裁地利用这些木块的灵活性，盖出一座又一座图纸上并没有的屋子来。那时，必定有一座我心中理想的屋子矗立在床边的桌子上。那座屋子，是谁也不能动的，只可以欣赏。它会一连好几天矗立在那里，就像现在看到的一座经典性的建筑。直到一只母鸡或是一只猫跳上桌子毁掉了它。

屋子，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会有的意象，因为那是人类祖先遗存下的意象。

屋子就是家。

屋子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忆。

屋子的出现，是跟人类对家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家就是庇护，就是温暖，就是灵魂的安置之地，就是生命延续的根本理由。其实，世界上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和家有关的。幸福、苦难、拒绝、祈求、拼搏、隐退、牺牲、逃逸、战争与和平，所有这一切，都与家有关。成千上万的人呼啸而过，杀声震天，血沃沙场，只是为了保卫家园。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像高高的槐树顶上的一个鸟窝不可侵犯一样。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一个情景：一只喜鹊窝被人捅掉在了地上，无数的喜鹊飞来，不住地俯冲，不住地叫唤，一只只都显出不顾一切的样子，对靠近鸟窝的人居然敢突然劈杀下来，让在场的人不能不感到震惊。

家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

当我长大之后，儿时的建屋欲望却并没有消退——不仅没有消退，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不断加深，而变本加厉。只不过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文字。

文字构建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

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无论是抒发，还是安抚，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我在这个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时，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虽有时简直就是铩羽而归，但毕竟我有可归的地方——文字屋。

多少年过去了，写了不少文字，出了不少书，其实都是在建屋。这屋既是给我自己建的，也是——如果别人不介意、不嫌弃的话，也尽可以当成你自己的屋子。

我想，其他作家之所以亲近文字，和我对文字的理解大概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的屋子是建在水边上的。

曹文轩

作家、学者。1954 年生于江苏盐城。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



▲ 和美国学者一起解读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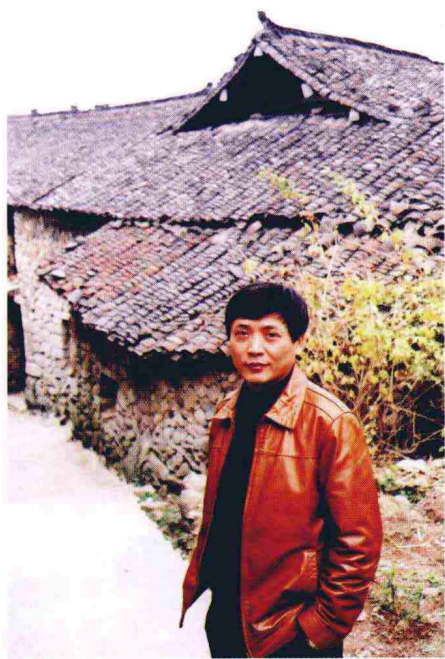
▲ 1998 年 9 月与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孙幼军先生交谈



▲ 2006 年 9 月于柏林文学节



▲ 2000 年 10 月在九寨沟藏族人家唱歌



▲ 2004 年在浙江青田乡村



▲ 2005 年 9 月在哥本哈根安徒生铜像前



▲ 2010 年 11 月在西安



CONTENTS

目 录

黑森林 / 1

云雾中的古堡 / 13

水下有座城 / 25

拉手风琴的人 / 49

阿雏 / 71

树精灵 / 104



黑森林



荒原沉睡着。

妈妈轻轻呻吟着。

大荒侧卧在床角，把耳朵贴在墙上，静静地聆听着。

妈妈将给他生一个弟弟，还是一个妹妹呢？他既想要一个弟弟，又想要一个妹妹。弟弟也好，妹妹也好，他都要。荒原太大，荒原给他的是不尽的荒凉、寂寞和孤独。他渴望有一个弟弟或一个妹妹。

茅屋耸立在这片荒原的最高处。它是荒原的一个奇迹。因为，在肉眼所能看到的一个庞大的范围内，就再也没有另外一座茅屋了。它傲然挺立着，在荒原特有的穹窿下，在荒原特有的风暴里，在荒原特有的壮丽晨光和苍茫暮霭中。它不



知在这荒原上耸立了多少个年头。用石头垒成的青色围墙，不少地方已经风化。覆盖的茅草也不知换了多少次，眼下，又已经薄薄的，但仍然还很结实地覆盖着。听爸爸说，这座茅屋是爷爷的爷爷盖的。现在，他的子孙已散落在这片漫无边际的大荒原上的各个地方。凡在这片荒原上的人，都系一个家族。荒原因为他们，才有了绿色和灵性。

茅屋又将给荒原带来一个新的生命。

茅屋下方的斜坡上是一个大栅栏，但现在是空的——爸爸赶着他的马群到远方放牧去了。而那里山洪暴发，把爸爸阻隔在山那边，使他不能在妈妈生产前赶回这座茅屋。

大荒光着屁股从床上跳下来，从桌子上抱来那只粗陋的小木箱。那里面藏着两件很好的礼物，是大荒准备送给那个还未降生的弟弟或妹妹的。一件是小风车。那是大荒花了三天的工夫，自己用刀刻出来的。几片螺旋桨式的叶片，被风一吹，就“呼呼”直转。在几片叶片的中心，大荒还用刀挖了一个眼儿，风吹进眼儿，就会发出悦耳的哨声。这件礼物当然是送给弟弟的。大荒不止一次幻想过：弟弟用小手举着小风车，他





就背着他在荒原上到处乱跑，那风车就快活地不停地在弟弟手中转着，“嚶嚶”地响着，弟弟也就快活地在他背上颠着屁股。另一件是个布娃娃。当然是送妹妹的。女孩子家什么也不喜欢，就喜欢布娃娃。布娃娃是她们的命根儿。大荒比谁都清楚。他用妈妈给他买褂子的钱，连来带去跑了一天，在三十里外的一家小商店买下了它。这是个洋娃娃，长着一头金色卷曲的头发，眼睛是蓝的，蓝得很好看。小妹妹还能不喜欢这样的娃娃吗？她抱着这样的娃娃睡觉，一定会睡得很香甜的。

大荒打开箱盖儿，看看风车，又看看布娃娃。他要做哥哥



了。他觉得他真幸福。他坐着，就这样把箱子抱在怀里。

妈妈的呻吟声一声比一声高了，一声比一声尖利了。大荒感觉到妈妈在痛苦中，放下木箱，跑到妈妈的房门口，用焦急、惶惑、茫然、不知所措又害羞的目光望着灯光下的妈妈。

爸爸当他的面说过，妈妈是这个荒原上所有女性里边最漂亮的。大荒信，因为，他长这么大，再没有见过比妈妈更好看的女人。他喜欢妈妈。他还被妈妈抱在怀里时，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用小手抓妈妈那头柔软漆黑的头发，把它们打开，弄乱，让它们拂拂扬扬地散披在妈妈的肩上。妈妈重重打了他手。他眼泪未干，又继续去干那件事，干得很认真。妈妈没法儿，只好随他去了。因此，妈妈的头发常是散着的。后来习惯了，也就不梳理它了，就让它这样一年四季散着。反正，在这荒原上也很难见到一个生人。妈妈很温柔，跟彪悍的爸爸正好是个对比。爸爸常放牧去，大荒是在妈妈的一片温柔里长大的。他习惯了妈妈的胳膊、妈妈身上散发出的好闻的气息。不是爸爸把他赶开，他也许现在还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





妈妈在痛苦里,但妈妈更好看。她的头发散乱在枕上,因为汗水的濡湿而格外的黑。她的脸色微微发红,汗珠在她的额头上和鼻尖上闪光。她的嘴角微微抽搐,却丝毫不能使妈妈难看。

妈妈见到了大荒,微微笑了笑。

大荒在门槛上坐下,双手抱着膝盖,默默地望着妈妈。他觉得自己背负着重任。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需要母亲忍受巨大的痛苦。妈妈正在床上受罪,她被阵痛袭击着,柔和端丽的面孔一阵阵抽搐、变形。汗水越流越猛了,顺着耳根流下去,湿着枕头;喘息声也越来越急促,仿佛那个温馨的婴儿有无穷的力量,在她的腹中调皮地折腾着,想把妈妈彻底搞累。

大荒倒了一碗水,放了一勺又一勺糖,用双手端给妈妈。妈妈用胳膊艰难地支撑起身体,感激地看了一眼大荒,一口气将水喝了。喝得太猛,水从嘴角流了下来。妈妈朝大荒吃力地笑了笑。

大荒又坐回到门槛上默默守候着。



妈妈平静了一阵，又陷入了痛苦。那个弟弟（或妹妹）仿佛在黑暗里困得太久了，急切地想来到阳光下，来到荒原上，来到大荒的眼前，可是大门却还紧闭着，于是，他（她）就用全身的力气撞击着。看得出，妈妈是兴奋的激动的——她又将有一个孩子了！但这撞击同时给她带来了不可言说的痛苦。随着他（她）撞击的猛烈，妈妈的痛苦也在加剧。她的眼睛一会儿紧紧地闭着，一会儿慢慢地睁开，露出被疼痛的火焰烧得有点发红的眼珠。她的手在床上不停地抓摸着，像一个被水淹没的人，在胡乱地抓握什么可以救生的物体。

大荒害怕了：“妈妈……”

妈妈侧过脸来，望着他。

他的眼睛告诉妈妈：妈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因为爸爸不在，妈妈似乎也为承受这过于沉重的痛苦而感到气虚。她望着瘦弱、平时因为她的娇惯而显得稚嫩的大荒，眼中闪过一丝疑虑。

大荒感觉到了，心里有点难受，脸臊红了。

妈妈合上眼睛，她暂时因为思虑一个什么重要问题而忘





记了痛苦。她的双臂自然地放在身体的两侧，但前额沁出的汗珠已聚集成黄豆粒大。她好像在为自己刚才向大荒闪过不信任的目光而感到不安和歉疚。

“大荒！”

“妈！”

妈妈睁开眼：“你认识去黑森林的路吗？”

大荒点点头。

“认识那个白头发的老阿婆吗？”

“认识！你说过，你生我的时候，是她把我接出来的。”

“你爸爸不在家……”妈妈这样说了一句没有完的话，却不吱声了。

大荒转身冲向门口，双手用力拉开了茅屋的门——可他定住了。犹豫、恐慌、怯懦，他身上的一切弱点，在他向沉沉的夜空一瞥时统统暴露了出来。他不知害臊地将门关上，然后头也不敢抬地又坐回到门槛上。

夜色中的荒原，弥漫着恐怖的力量。它一片安静，由于过于安静，让人觉得它是虚伪的。在它深邃的胸膛里好像潜伏



着什么。风吹过时，它就会像一头叫不出名字的巨兽在酣睡中发出鼾声。荒原上的天空，像是正在飘落下来的一张巨网。

大荒对去黑森林的路很清楚。

黑森林离这里十里路，要穿过一片长满荆棘的洼地。那些荆棘像一只只恶鹰的爪子，不是把你的衣服撕破，就是给你的脚底扎上一根根尖刺。过了那片荆棘，是一片泡在水里的乱石滩。那些大大小小的、圆滑滑的、让人觉得刁钻古怪的石头，让行人一个接一个摔跟头，摔得两眼金星迸溅，摔得浑身水淋淋的。再过去，是一片荒野。爸爸说过，那是一个古战场。在遥远的年代，有两支军队，在那块盐迹斑斑、赤条条的土地上刃战了整整一个白天和整整一个黑夜。第二天，太阳照上来时，已没有一个人是活着的。爸爸说，那里的泥土为什么至今还是红的，是因为它吮吸的血太多了。过了那片荒野才是黑森林，而白发老阿婆住在林子深处。通过那片原始森林只有一条路。林子太老了，杂树怒生，苍翠四合。寂静的林子间总好像游荡着什么精灵，总好像藏着许多神秘的故事。

这不是一个女人，也不是一个小孩的路。





妈妈觉得自己不应该有那样一个奢望而使她的大荒陷入难堪。她亲昵地叫着：“大荒……”

大荒不敢抬头。

“来，搬张凳子，靠着妈妈坐。”

大荒搬来凳子，坐在离妈妈不远的地方。

那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好像终于愤怒了，不顾一切地折腾开来。新鲜有力的生命在妈妈体内动荡着。妈妈遍体的筋络清晰地在她光滑的皮肤下显现出来，有的地方曲张着，像要爆裂开来；头发散漫，有一绺被妈妈用牙齿紧紧咬啮着。她的手用力抓着身底下的褥子，仿佛要把它抓破。疼痛像巨浪，一阵紧似一阵地朝她猛压过来。妈妈奋挺着，抵抗着，在浪峰下发出苦难但没有一丝悲哀、却带着快感的呻吟。

后来，妈妈晕厥过去了，脸色一片苍白，嘴唇无力地颤动，胳膊垂挂在床边。她的生命仿佛在一个新生命挣扎而出时，在痛苦的深渊里沉沦下去了。

“妈妈……妈妈……”

大荒呼喊着，摇动着被汗水湿透了衣服的妈妈。

